

# 战国纵横： 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3

庞涓出师，  
败齐国一战成名

寒川子 著

长篇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# 战国纵横： 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## 3

庞涓出师，  
败齐国一战成名

寒川子 著



ISBN 7-309-05444-4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战国纵横 : 鬼谷子的局 . 3 / 寒川子著 . -- 南京 :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, 2012.7

(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)

ISBN 978-7-5399-5441-7

I . ①战… II . ①寒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8369 号

书 名 战国纵横 : 鬼谷子的局 . 3  
著 者 寒川子  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 
特约编辑 肖 飒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策 划 读客图书  
版 权 读客图书  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, 邮编 : 210009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, 邮编 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 x 990mm 1/16  
印 张 18.75  
字 数 288 千  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441-7  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 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 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新君继位，惠文公的一石三鸟之计 /1

寒泉子道：“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。今日天下明合实分，终将走向明分实合。至于合于谁家，当为天机，老朽不便妄言。不过，就眼下而言，一切正如君上所见，列国虽众，成大势者不过七家。燕弱而偏安，赵悍而不化，魏、韩夹于大国之中，难以自保，可成大业者，唯齐、楚、秦三国！”

惠文公眼睛大睁：“先生所言甚是。请问先生，羸驹当以何策应对齐、楚？”

“三国角力，势均力敌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强图。此所谓恃力者亡，恃智者昌。君上当以伐交为上，伐国次之。”

## 第二章 耍心机，庞涓毁兵书 /41

庞涓自语道：“此书是世上孤本，如今为我独有。孙宾与我皆习兵法，师父今日予我，不定哪日，或会交予孙宾。若是孙宾也读此书，岂不与我平分秋色了吗？孙宾虽为兄长，人也不错，但此事不同于他事，此等宝书万不可落入他的手中！”

不一时，庞涓行至崖顶，又是一番犹豫，方才狠下心来，自语道：“欲成大事，断不可有妇人之仁！”

这样想着，庞涓也就不再迟疑，举起竹筒，狠狠摔在岩石上。只听哗啦一声，竹筒散开，满地皆是。庞涓拣起竹筒，将之一一抛下万丈深崖。

## 第三章 庞涓下山，鬼谷三子各获绝学 /88

庞涓接过，见鬼谷子闭目端坐，似在运神冥思，顺手将花放在一边，叩首于地，静候先生卦辞。

鬼谷子冥思有顷，睁眼说道：“此花共开一十二朵，昭示你荣盛一十二载。此花采于鬼谷，见日而萎，鬼旁著委，喻你成功之地当在魏国！……不过，你拔后弃之，弃后复拾，心怀二志，又在老朽面前藏而不露，昭示你日后必将欺人，亦终将受欺！”

庞涓再次忖道：“常言道，兵不厌诈。这个世道，我不欺人，人便欺我，此话又是哄人！”

## 第四章 挑拨齐魏，庞涓巧施攻心计 /126

魏惠王不无得意地说：“魏国宫中有径寸之珠十，魏莹用之戏美；有夜光宝石五，魏莹用之代烛；有象牙宝塔二，魏莹用之镇卷；有天山乳玉一，魏莹枕之入眠！”

齐威王听了，微微一笑：“田因齐之宝，确实与大王之宝有所不同！”

魏惠王大是不屑：“敢问有何不同？”

“大王请听，”齐威王正襟端坐，细数家珍，“田因齐有贤臣名叫种首，治民一十九年，齐境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；有贤将名叫田忌，驰骋疆场一十六年，历战十二，无一败绩；有贤相名叫邹忌，治理国事一十三年，齐库盈仓满，积粟可支十年，朝无积案；有贤大夫名叫田婴，治稷宫一十二年，收纳天下士子三千，著书立说者不计其数！”略顿一顿，目视惠王，字字铿锵，“田因齐本为无能之辈，只因视众贤为宝，才得以日日莺歌燕舞，夜夜高枕无忧！”

## 第五章 野心勃勃，庞将军一战成名 /172

庞涓打一揖道：“庞涓有言在先，大将军只要识出此阵，庞涓即刻束手受缚，听凭大将军处置！”

田忌正在苦心冥想，计时已到。

庞涓驱车冲到阵前，朝田忌抱拳道：“田大将军，一刻已过，可识吾阵否？”

田忌以善阵闻名天下，此时却在两军阵前颜面尽失，顿觉又羞又急，略略抱拳道：“此阵怪异，在下不识，请问庞将军所布何阵？”

庞涓又是一声长笑，笑毕方道：“此阵名曰王八屎溺阵，专以活擒田大将军！”

## 第六章 庞涓喜结连理，孙臆改名出山 /211

孙臆看到菊花，心里一动，径走过去，将之拔出，在鬼谷子跟前跪下，双手呈上，叩道：“先生，弟子就占此花，请先生验看！”

鬼谷子摆摆手，孙臆谢过，起身将菊花复归入鼎中，回身再至鬼谷子跟前跪下。

又过一时，鬼谷子轻叹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此花长于野谷，开于深秋，不与百花争艳，喻你心志高远，与世无争；此花生于磐石之间，清香怡人，经霜不落，喻你品性高洁，神定志坚；此花自在长于谷中，却横遭残折，喻你当有飞来劫难；此花虽经残折，却被供养宝器之中，喻你虽有劫难，却无大碍；供养之器为青铜之鼎，供养之水为山中清流，喻你将来或受器重，可得善终！”

## 第七章 献国策，孙臆初露锋芒 /253

魏惠王掏出丝绢，擦把冷汗：“羸駟这是釜底抽薪哪！”

孙臆看一眼庞涓，缓缓说道：“陛下，秦人欲争中原，必与魏战。秦民日多，秦粟日多，秦卒日多，如果大举东围，我一无可战之兵，二无可役之民，三无储备之粟——”打住不说了。

魏惠王听得毛骨悚然，脸上血色早无，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孙臆：“爱卿可有应策？”

“微臣以为，”孙臆微微点头，“陛下可以双管齐下，一手促军备，一手促农桑！”

## 第一章

# 新君继位，惠文公的一石三鸟之计

打更的梆子已敲二更。

在安邑魏宫的后花园里，毗人领着公子卬沿着一条花径，左拐右转，急急走着。

走了一时，公子卬放慢脚步，扯住毗人的衣襟，小声问道：“这个时辰了，父王召我进宫，可有大事？”

毗人应道：“老奴不知，安国君，请！”

公子卬一头雾水，跟毗人又走一时，来到魏惠王消夏的凉亭。亭中灯火通明。毗人顿住步子，小声吩咐：“公子留步，老奴这就禀报陛下！”撩腿走上台阶。

不一会儿，毗人站在亭上朗声宣道：“陛下口谕，宣安国君觐见！”

公子卬缓缓走上台阶，远远看到魏惠王端坐几前，几个官人侍立于侧，对面几案上正襟端坐司徒朱威。

一见朱威，公子卬心里咯噔一沉。河西之战后，公子卬最怕魏惠王提及此战，自然也最不愿看到三个人，第一个是龙贾，第二个是公孙衍，第三个是朱威。三人之中，龙贾赋闲在家，公孙衍无非一介落寞士子，让公子卬真正发憊的就是这个朱威。公子卬断定，朱威必知河西之战内幕，但他知而不言，不温不火，知进知退，却让他捉摸不透，更让他睡不安稳。早晚见到朱威，公子卬内心深处就起一种莫名的惊惧。

公子印正自踌躇，陡然瞥见几案上摆有美酒佳肴，远处还有几名乐师，这才长出一口气，趋前几步，叩拜于地：“儿臣叩见陛下！”

魏惠王呵呵笑道：“印儿免礼，坐吧！”

公子印谢过，起身坐到朱威旁边为他备下的几前，上面也摆了各色酒肴。

见他落座，魏惠王眉飞色舞地对侍酒道：“给两位爱卿上酒。”

侍酒倒过酒，退到一边。魏惠王端起酒爵，乐不可支道：“两位爱卿，寡人这么晚请你们来此饮酒，是想为一个人饯行。”

公子印不无惶惑地问：“谁？”

“公孙鞅！”

朱威也是一怔，小声问道：“陛下，微臣听说公孙鞅受诬陷，被关入大狱，难道——”

“不错！”魏惠王点头道，“爱卿请看！”从几案上拿过一封书信。

毗人接过，呈予朱威。

魏惠王笑吟吟地望着朱威：“朱爱卿，你念出声来，让大家都听听！”

朱威朗声念道：“启奏陛下，秦官大戏总算演完一出，公孙鞅今日伏法，被新君车裂于渭水河滩。微臣欲在咸阳多住几日，为陛下再演一出好戏，乞请恩准！陈轸叩首。”

待朱威念完，魏惠王呵呵一笑，点头赞道：“这个陈爱卿，真还有一手，是个能臣呐！”

听到是为公孙鞅送行，公子印怒火中烧，“啪”地将酒爵置于几上，爵中酒全部溅出：“父王，若是为公孙鞅这厮饯行，恕儿臣不饮！”

魏惠王笑道：“印儿，你为何不喝？”

“此贼出尔反尔，死有余辜，我们为何为他饯行？”

魏惠王对侍酒道：“为安国君斟酒。”

侍酒上前，将公子印的酒爵重新倒满。

“安国君，请端起来。”

公子印看一眼朱威，见他已端起来，只好犹豫地端起酒爵。

魏惠王缓缓说道：“公孙鞅赤心为秦，立下盖世奇功。秦人不加报答不说，反而以怨报德，使用极刑戕害忠臣。公孙鞅虽为大魏公敌，但就人才而论，确是大才，秦人不惜，寡人惜之。两位爱卿，来，满饮此



爵，为公孙鞅冤魂饯行！”

三人同饮。

“唉，”朱威长叹一声，“公孙鞅若在九泉之下听到陛下有此公论，不知该作何想？”

公子卬从鼻孔里哼出一声：“哼，他能想什么？必是在那儿追悔当年自己为何有眼无珠、弃明投暗哩！”

见他说出此等肤浅之论，朱威不好再讲什么，呵呵一笑，别过脸去。

魏惠王重重咳嗽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爱卿，常言道，敌变我变。孝公暴毙，新君登基，旧党东山再起，公孙鞅无端被害，数月之间，秦宫连遭大变，你们说，寡人该如何应对才是？”

公子卬奏道：“父王，秦人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。儿臣奏请起兵伐秦，夺回河西，报仇雪耻！”

魏惠王将头转向朱威：“朱爱卿以为如何？”

“微臣以为不妥。”

“为何不妥？”

“秦人眼下正举国丧，我若伐之，秦人反而同仇敌忾，于我不利。”

“爱卿是说，我当静观其变，坐等其乱？”

“陛下圣明！”

“嗯，”魏惠王连连点头，“爱卿所言，甚合寡人心意。秦孝公磨剑十八年，方得河西。寡人也要学一学他，再忍几时，看看这个毛头小子有何能耐。两位爱卿，眼下之急，不是伐秦，而是选贤任能。当年寡人错失公孙鞅，秦人得之，致使河西易手。今日秦人诛杀贤能，寡人则要反其道而行之，用贤任能。”

朱威起身，重重叩道：“陛下果能如此，我光复河西指日可待矣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魏惠王心里美极，抬手示意，“朱爱卿请起。”

朱威再拜谢过，起身坐下。

“二位爱卿，”魏惠王逐个看向二人，缓缓说道，“寡人反复思忖，相国之位不能长久虚空。你二人都是寡人亲近之人，寡人要你们细细访查，但得大贤之才，寡人即以此位举国相托。”

“父王，”公子卬不失时机，拱手荐道，“儿臣眼下就有一个合适人选。”

“哦，”魏惠王身子前倾，“他是何人？”

“就是陛下方才所赞之能臣，上大夫陈轸。”

“嗯，”魏惠王微微点头，“陈爱卿倒是个人选。”

秦宫，御书房里，景监伏首于地。

惠文公拿袖子擦把泪水，缓缓问道：“景爱卿，国父他——走了？”

景监泣不成声：“回——回禀君上，商君饮下御酒，就——就这么走了！”

惠文公再次垂泪：“商君他——他可有交代？”

“商君要微臣转奏君上，‘立威于军，立信于民，欲成大业，强国固本。’”

“你再讲一遍！”惠文公声音发颤。

“立威于军，立信于民，欲成大业，强国固本。”

惠文公涕泪交流，喃声说道：“本即农，农即民，民即法，法即秦！听商君之言，哪里像是谋逆之人？”又擦几把泪水，抬头看向景监，“景爱卿！”

“微臣在。”

“不瞒你说，”惠文公声音微颤，“寡人心里一直嘀咕，商君谋逆之事有点蹊跷。方才听你讲述商君临终之言，寡人愈发不安了。照理说，商君若要谋逆，应当谋杀寡人才是，为何却去谋杀公叔？还有那个朱佗，寡人刚刚听说，他到商君身边不足半年，商君对他并不信任。此等大事，以商君为人，该当托付亲信才是，何能轻托呢？景爱卿，寡人问你，会不会有人栽赃于他？”

景监心知肚明，却又不能讲明，跪地叩道：“君上圣明！是否有人栽赃，臣不敢臆测。不过，臣可禀明君上，凡谋逆者，必有私欲。商君是卫人，年已五旬，在秦并无嫡亲。臣素知商君，自入秦之后，十数年如一日，一心只为变法强秦，既未成家，也未立室，更无子嗣家庙。如果谋逆，他为何人而谋？”

“嗯，此言甚是，”惠文公重重点头，“寡人有意重审此案。如果商君真的是受人陷害，寡人绝不轻饶！景爱卿，寡人想将此案交由爱卿核查，可有难处？”

想到商君的临终之言，景监奏道：“谢君上器重！不过，此案涉及世族元老、权贵国戚，微臣身轻言微，恐难复命！”

“那……依爱卿之见，何人可当此任？”

“太傅！”

惠文公思忖良久，看向内臣：“传谕，宣太傅、公子华书房觐见！”

内臣躬身应道：“臣遵旨！”

太师府中，一片喜庆。

偌大的客厅里，甘龙端坐几前，陈轸陪坐。旧党成员，各按职爵坐于两侧，每人面前的几案上摆满美酒佳肴。众嘉宾无不笑逐颜开，把爵畅饮。

酒过三巡，甘龙扫视众人一圈，重重咳嗽一声。

喧闹的大厅立时鸦雀无声，所有目光尽皆投向老太师。

甘龙倒满一爵，递予陈轸，自己也倒一爵，举起来，缓缓说道：“今日我等去除逆贼公孙鞅，上大夫功不可没！诸位大人，老朽提议，先敬上大夫一爵！”

众宾客纷纷举爵，异口同声道：“老秦人敬上大夫一爵！”

陈轸举爵，环视众人：“公孙鞅倒行逆施，上天怒而罚之，陈轸不敢冒功！陈轸建议，我们谨以此爵敬祭上天，诸位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众宾客齐声曰善，纷纷将爵中酒洒向空中。

杜挚不无兴奋道：“上大夫此言说到下官心坎上了！想当年，公孙鞅在渭水河边处斩七百贤士、血流成河之时，恐怕不会想到他自己也有今日。这叫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上天终归是公平的。”

“唉，”公孙贾捋一把胡须，轻叹一声，“可惜的是，五马分尸之时，下官未能听到公孙鞅的惨叫，终是憾事。老太师，下官真不明白，公孙鞅既然罪有应得，君上为何赐他毒酒呢？”

“诸位大人，”甘龙捋一下飘然而下的长须，缓缓说道，“老朽以为，这正是君上的圣明之处。君上跟先君不同。先君视民为仇寇，动辄施以酷刑，株连九族。君上则以仁爱为治国根本，此举足以昭示君上的宽厚之心，当是大秦福音啊！”

“老太师所言极是。”杜挚叹服道，“现在想来，君上当年之所以

率先反对变法，也是出于爱民之心。”

“是以老朽以为，祸秦之首，不在公孙鞅，而在新法。”

甘龙的话音刚落，陈轸随即点头应和：“老太师言及此处，陈轸也有一语，若是不妥，还望太师和诸位大人海涵。”

甘龙微微拱手：“上大夫但说无妨。”

“若是陈轸没有猜错的话，处死公孙鞅，并非君上远谋。”

“听上大夫语气，”杜挚略一迟疑，“君上远谋，难道是废除新法？”

“杜大人一语中的。”陈轸朝他竖起拇指，“不过，君上眼下也有难处，因为新法是先君孝公的既定国策，君上新立，不好擅自变更啊！”

众人纷纷点头。

“然而，”陈轸话锋一转，“在下以为，此事并非难办。如果诸位大人敢想君上所想，发动朝野臣民一齐上书，共同奏请废除新法，就可形成民意。若是形成民意，这——情势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
这是个大胆的提议。众宾面面相觑，又不约而同地看向太师甘龙。

“嗯，”甘龙捋须良久，微微点头，“上大夫所言，并非不可行。君上看到民意如此，正可顺水推舟，恢复我大秦祖制。”

“诸位大人，”杜挚忽地站起，抱拳一圈，“既然老太师发话了，我等这就行动起来，发动臣民，各上奏本，吁请君上废除新法，恢复祖制。”

众皆雀跃。

泰和殿里，惠文公的几案上再次码起一堆堆折子，上面无一不写“废除新法，恢复穆公祖制”等字样。

惠文公面色阴沉，随手翻过几个折子，眉头渐渐横成一道。

内臣走进：“太傅、国尉、上大夫、公子华求见。”

“让他们进来。”

嬴虔、车英、景监、公子华趋进，跪地叩道：“微臣叩见君上！”

“众卿平身。”惠文公指指两边的几案，“请坐。”

几人落座，彼此点下头，嬴虔拱手奏道：“启禀君上，微臣已经查明，公孙鞅谋逆一事不实，为甘龙、杜挚等人栽赃陷害所致。”

“哦？”惠文公故作惊愕，“爱卿可有证据？”

嬴虔朝公子华努一努嘴，公子华拿出朱佗的供词和画押：“此为天牢司刑在朱佗身上寻到的悔过书，上有朱佗画押。”

这份悔过书是惠文公亲自审讯之后，公子华让朱佗画押的。惠文公早知端底，但仍旧装模作样地细细审过，拳头击于案上：“大胆奸贼，竟趁寡人新立之际，结成朋党，欺骗寡人，陷害国家栋梁，图谋颠覆先君新法，实乃秦贼！车国尉！”

车英跨前一步：“微臣在！”

惠文公指指堆在案上的奏折：“你将这堆折子拿去，凡是折上署名的，皆是奸贼一党，尽数缉拿归案，押入死牢，听候处置！”

“微臣遵旨！”

惠文公转对内臣：“再有，传河西郡守司马错、商於郡守樗里疾即刻进宫！”

“老奴遵旨！”

渭水河滩上，人山人海。“诛杀国贼”“变法强国”“为商君报仇”的呼喊声此起彼伏。在车裂公孙鞅的同一个地方，甘龙、杜挚、公孙贾等世族元老及其株连人员数百人皆被国尉府的甲士押上刑场。

监斩台上，行刑官车英端坐于主位，监斩官嬴虔、景监分坐两侧。秦宫中大夫以上官员全部列席，列国使臣依旧坐在第二排，陈轸赫然其中，不过面色尴尬，气色远没有车裂商鞅那日和悦。

三通鼓毕，车英正欲下令行刑，一骑飞至，远远高呼：“君上驾到！”

车英等急忙跪拜于地。

甘龙等色如死灰的脸上，重新现出一丝生机。

惠文公健步下车，走至监斩台。

自登基以后，这是惠文公首次直接面对秦国臣民。台上台下，万众望向惠文公。

万众静寂，万众期待。

“大秦的臣民们，”惠文公在台中站定，挥拳有力，声如洪钟，“今天，上天震怒，诛杀国贼，万民欢呼，举国同庆。寡人也欲借此良机，向国人一诉衷肠！”略顿一下，挥动拳头，“十八年前，卫人公孙

鞅离魏赴秦，辅佐先君，变法强秦。大秦推行新法十余年，民富国强，一战光复河西，二战轻取商於，威服列国。秦国能有今日，皆商君之功。先君驾崩，寡人以国父之礼善待商君。然而，奸贼甘龙、杜挚、公孙贾等世族贵胄，一向视新法为敌，视商君为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借寡人新立、举国大丧之时，串联朋党，栽赃陷害商君，又置国家大利于不顾，暗结他国使臣——”目光扫过监刑台，在陈轸身上略略一顿，“联络戎狄，内外施压，强逼寡人诛杀商君。及至商君遇难，奸党更加肆无忌惮，频繁密谋，屡次上奏，欲再胁迫寡人废除先君新法，恢复旧制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大秦臣民们，你们愿意废除新法、恢复旧制吗？”

众人山呼：“不愿意！”

惠文公朗声说道：“新法乃强秦根本，是由先君、商君及大秦的所有子民十数年心血铸造，怎能在寡人手中断送？大秦的臣民们，难道你们愿意走回头路，愿意看着大秦再度国弱民贫，如羔羊般任人宰割吗？”

众人山呼：“不愿意！”

“好！”惠文公再度挥拳，“寡人在此，对商君的英灵起誓，对上天宣誓：先君之法，永不改变！”

万头攒动，万臂齐举，万口齐呼：“君上万岁！新法万岁！诛杀奸贼！为商君报仇！”

行刑台上，背后各插一只写有“斩”字号牌的杜挚、公孙贾等面如死灰，绝望的两眼不服地看向甘龙。

“老太师，”杜挚眼中射出恨，“你且听听，我们何时联络戎狄了？”

“唉，”甘龙闭上眼睛，长叹一声，“是老朽看走眼了。老朽以为此子是我等一手调教出来的，万未料到，此子竟比其父还狠毒三分！”

“是呀！”公孙贾不无沮丧，“此所谓蛇生蛇，蝎生蝎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！”

“二位大人，”甘龙睁开眼睛，“想必你们还记得那几只黄鸟吧？直到今日，老朽方才明白过来。此子远胜其父，不动声色，一石三鸟啊！”

“一石三鸟？”公孙贾惊问，“太师是说，您也是先君笼中的其中一鸟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甘龙应道，“跟那公孙鞅一样，老朽本就是先君的笼中之鸟。”

公孙贾怔了一时，抬头又问：“请问太师，另外一只鸟呢？难道是……下官？”

甘龙苦笑一声：“公孙大人，你高估自己了。”

“那——”公孙贾的眼睛扫向台上，“他是谁呢？”

甘龙没有回答，却朝台上努努嘴：“看，有人记挂老朽，要为老朽送行来了。”

公孙贾抬眼望去，果见嬴虔正向惠文公嘀咕什么，惠文公点头。不一会儿，嬴虔手拿酒爵，另一人提着酒坛，二人一步一步地走下监斩台，走上行刑台。

嬴虔径直走到被反绑双手、跪在地上的甘龙面前，倒满一爵，双手捧至甘龙口边：“老太师，嬴虔为您饯行来了。”

甘龙缓缓说道：“老朽谢过太傅。”张口，一气饮完。

“老太师，”嬴虔略顿一下，“您有什么未了之事，交予嬴虔就是。”

甘龙望向刑场，望着与自己一道受刑的几个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，十几个孙子和几房妻妾，惨然说道：“老朽一门全在这儿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不过，老朽倒有一句话说予太傅。”

“太师请讲。”

“记得先君灵前的三只小鸟吗？”

嬴虔点头。

“两只小鸟已经死了，该第三只了。”

“太师多虑了。”嬴虔转向公孙贾、杜挚二人，各倒一爵，分别让他们喝过，转过身去，步履沉重地走回监斩台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公孙贾惊道：“太师，您是说，第三只小鸟，会是太傅？”

甘龙却不作答，缓缓闭上眼睛去。

“这不可能！”公孙贾急辨，“此子再毒，总不能连他亲叔也——”

“唉，”甘龙长叹一声，“能与不能，你我反正看不到了！”

甘龙的话音刚落，鼓声再起，车英大手一挥，掷下令箭：“时辰已

到，斩立决！”

一排刽子手快步跨上行刑台，走至甘龙等身后，在更加紧密的鼓点声中挥刀砍下。

是夜，嬴虔回到府中，心中久久未能平静，耳中一直鸣响着甘龙临终前的那句话：“两只小鸟已经死了，该第三只了。”

说实话，自嬴驷旨令他重审商君一案开始，他也渐渐明白过来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商君、太师，还有他，皆是前朝老臣，哪一人手下都有一大股子势力。有他们几人在朝，君上必会有所顾忌，也必放不开手脚。此前他一直觉得嬴驷不操心国事，现在看来，是他错看了。

嬴虔在厅中闷坐许久，心中灵光一闪，驱车径去景监府中。

嬴虔口头变法，心却念及旧党，因而一直是公孙鞅对头，素不与景监等新党联络。此番光临，又是深夜，景监大是惊异，略想一下，换过官服，迎出府门，揖道：“下官不知太傅大人光临，有失远迎。”

嬴虔却是一身便装，回揖道：“上大夫不必客气。嬴虔不期而至，算是不速之客了。”

“太傅大人是贵客，下官请还请不到呢。大人请！”

二人进厅，分宾主坐了。仆女上过茶，二人各品一口，景监开门见山：“太傅大人百务缠身，此番光临下官寒舍，必有大事指教。”

“嬴虔想让上大夫知道，商君之事，嬴虔甚是追悔。”

“商君之事与太傅无关，太傅不必自责。”

“唉，”嬴虔长叹一声，“嬴虔是粗人，未问青红皂白，竟是听信甘龙等人。幸亏君上圣明，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嬴虔今日思之，悔恨莫及啊！”

“若不是太傅大人，商君何能沉冤得雪？”

“上大夫说到这儿，嬴虔更是惭愧。嬴虔此来，就是想问一事。”

“太傅请问，下官知无不言。”

“听说，君上要嬴虔重审商君一案，原是上大夫之意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非下官之意，是商君之意！”

“商君之意？”嬴虔吃一大惊，“商君怎么说？”

“商君临终之际，下官前去钱行，商君对下官说，如果君上重审此



案，可让太傅去审。”

“哦？”嬴虔目瞪口呆，半晌方道，“商君还说什么没？”

“商君还说，‘在下功成名就，却不识进退，也是该呀！景兄，转告车将军，你们二人，当以鞅为鉴，好自珍重。’”

嬴虔沉思有顷，重重点头，抬头又问：“请问上大夫，今后可有打算？”

“唉，”景监长叹一声，“还能有何打算？下官年过半百，真也老了。下官跟车将军这都想好了，明日上朝，就要奏请君上告老还乡，找个地方养养鸟、种种花什么的，寻个乐子，也算是打发残年吧！”

嬴虔赶忙拱手：“养鸟种花也是嬴虔所爱。两位若是不计前嫌，可否与嬴虔同乐？”

景监拱手还过一揖：“能与太傅大人同乐，是下官的福分。”

“好好好！”嬴虔连声说道，“你转告车将军一声，我们这就说定了！”

咸阳东郊的驿道上，司马错引领随从纵马疾驰，远远望见前面还有一队人马，看旗号猜知是从商郡星夜赶回的樗里疾一行，加鞭追上。

司马错揖礼道：“樗里兄，没想到能在此地看到你。”

“在下也是。”樗里疾拱手还礼，“司马将军，你在河西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”

“君上急召末将进宫，不知所为何事？樗里兄呢？”

“在下也是。”

“听说君上在渭水河边宰了甘龙那帮狗崽子，共是二十余家，数百口子，真是大快人心哪！要是末将也在，非亲手砍下几颗狗头不可！”

“唉，”樗里疾仰天叹道，“君上圣明，商君在天之灵，也算有个告慰了！”

二人合为一处，驶进城门，直朝宫中赶去。

这日是小朝，上朝的只有十来个朝臣，皆是稟事的。惠文公将众臣奏议一一回过，见无人言语，正欲散朝，景监看一眼车英，出班奏道：

“微臣有奏。”

“爱卿请讲！”

“君上，”景监双手呈上辞职奏折，“微臣年事渐高，体弱多病，